責任編輯：張岳悅 2025年5月10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
傳真：2873 2453 投稿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良心茶遊記

台山華僑多英烈(下)

●良 心

在中國抗戰期間，相比地面戰場，中國空軍的戰鬥力更加處於劣勢。在數量上、技術上都處在弱勢的中國空軍，唯有依靠優秀的駕駛技術和堅強的鬥志，彌補與日軍的差距。為加強中國空軍戰鬥力，在海外學成的華人飛行員紛紛回國直接參戰抗日。據不完全統計，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美國軍隊服務的華裔總共約有2萬人，以台山籍居多，其中，參加空軍回國對日作戰的飛行員有50多人。廣東省航空紀念碑上刻着的255名廣東航空英烈當中，有79名是華僑子弟，其中台山籍就有31人。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公布的中國籍抗日航空英烈共1,468名，其中有名有姓的台山籍英雄就有36名。在1937年8月14日南京空戰大捷中立首功的「中國戰鷹」陳瑞鈿，就是祖籍台山大江的美國華裔抗日空戰英雄。

陳瑞鈿1913年出生於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父親祖籍台山大江村，母親是秘魯人。陳瑞鈿靠打工掙錢學習飛行。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陳瑞鈿與13位華裔愛國青年一道參加回國抗日志願軍。1937年8月14日，侵華日軍首次派出精銳轟炸機隊，從台灣新竹機場起飛，突襲南京空軍基地，中國空軍第28驅逐中隊副隊長陳瑞鈿與戰友們迅速駕機迎敵，在南京附近擊落敵機6架，擊損多架，首次獲得空前大捷。「8.14」這天被定為「空軍節」。

1938年陳瑞鈿參加武漢會戰。其間曾一人對戰三架敵機，在自己座機被擊中受損後臨危不懼，決心駕駛受損戰機與敵機同歸於盡。與敵機相撞的剎那間，陳瑞鈿憑借高超的技術成功跳傘，受傷昏迷，獲當地軍民救治。陳納德將軍聞訊後前往醫院探望，大讚：「中國軍人真勇敢！」陳瑞鈿從此被稱為「敵機最怕的中國飛行員」。

1940年初的崑崙關大戰是抗日戰爭桂南會戰中國民革命軍投入戰力最強、規模最大的一場戰役，也是中國軍隊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的一次重大勝利。為配合地面部隊反攻，時任空軍少校的陳瑞鈿奉命領航掩護蘇聯志願軍轟炸日軍陣地，與日軍一個中隊的97式驅逐機遭遇。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陳瑞鈿率隊同敵機激戰一小時，擊落敵機3架。激戰中陳瑞鈿駕機擊中一架日軍轟炸機，但就在那敵機下墜之時，另一架敵機擊中了陳瑞鈿座機的油箱，油箱燃燒爆炸，陳瑞鈿渾身着火跳出機艙，昏死在農田裏。全身大面積燒傷的陳瑞鈿在三天後才被戰友發現，送到柳州機場附近的簡陋小屋內救治。不料又遭到敵軍空襲，妻子伍月梅為保護陳瑞鈿被彈片擊中身亡。陳瑞鈿妻子伍月梅的父親是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司法部總長、北京政府外交總長伍廷芳。

陳瑞鈿燒傷嚴重又長時間感染，在美國治療了5年之久，先後接受了28次較大的整形外科手術，臉上的傷疤都難以復原，視力與聽力也受到損傷。但是陳瑞鈿不顧父母反對堅持返回中國繼續戰鬥，之後他被安排駕駛運輸機飛越「駝峰航線」，運送援華抗戰物資，直到抗戰結束。抗戰勝利後陳瑞鈿回到美國波特蘭定居，在當地一個郵局整理分發信件，直到1983年退休，與家人過着平淡的生活。

1946年美國政府就將陳瑞鈿列為二級戰鬥英雄，當時他用的是自己的英文名亞瑟·陳。美國空軍博物館將他評為「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第一位華裔空戰英雄」「第一個美國籍的中國王牌飛行員」。陳瑞鈿逝世後，他的英雄事跡得到當年「飛虎隊」隊員肯恩·傑恩斯特等的奔走游說，廣為傳頌，還被載入美國教科書，編成青少年讀物。美國俄勒岡州航空博物館至今珍藏着他的作戰紀錄。

台山大江鎮還出了一位美籍華裔空中女英雄李月英。她1942年加入美軍婦女飛行隊，成為美軍中首位華人女飛行員，駕駛運輸機往返於美英之間，是中國婦女飛越大西洋第一人。1944年，李月英駕機執行任務時犧牲。台山的四九鎮也出了兩位美籍華人抗日空中英雄。一位是被譽為「空中虎將」的黃新瑞，1934年回國參加中國空軍，歷任分隊長、中隊長和大隊長，率隊參與過南京空戰、漢口空戰、廣州空戰等。在1938年4月13日的廣州空戰中，一人擊落敵機3架，被譽為「空中虎將」。1941年3月14日，黃新瑞在成都空戰中為國捐軀，年僅27歲。另一位是我國抗戰中犧牲的第一位飛行員，叫黃毓全。1932年2月5日（農曆除夕），尚未度完蜜月的黃毓全在中日第一次空戰中陣亡，時年28歲。

在台山台城東北的石花山，有黃毓全烈士的紀念碑，還有記錄着台山華僑航空救國故事的飛虎隊紀念亭。1942年，飛虎隊司令陳納德組建第14航空地勤大隊和987特別通訊連，在中國、緬甸、印度戰區參戰。這兩支隊伍的1,600多人中，95%是旅居美國的華裔，當中大多是祖籍台山等地的華裔青年。10多位祖籍台山的飛虎隊老兵在1991年捐資修建了飛虎隊紀念亭和紀念牌樓，兩邊的石柱上以「飛虎」二字撰一對聯：「飛征中緬亞洲威震，虎逐倭寇名揚天下。」抗戰時期的中國空軍裏塗抹着濃重的台山色彩！

●台山籍美國華裔抗日空軍英雄陳瑞鈿 作者供圖

無論是在天上還是地下，台山華人華僑都為國家抗戰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他們中不少人後來的遭遇令人扼腕。有些台山籍南僑機工的經歷尤其坎坷又淒涼，李東潤一家的景況就是一個縮影。李東潤原籍台山沙欄鎮東光村，他20多歲時攜妻出洋，被「賣豬仔」到馬來西亞。打滾了8年，學會了機修技能，收入頗豐。1939年7月，李東潤和其他熱血華僑青年一起報名參加了南僑機工，既支持又擔心的妻子羅蓮好在矛盾掙扎中將丈夫送到碼頭。

1942年南僑機工復員時，李東潤沒有趕上南返馬來西亞，只能回到老家台山東光村，後來把妻子羅蓮好也從馬來西亞接了回來。李東潤去世後，羅蓮好帶着獨子李保華孤獨地過了半個世紀，一家生活十分窘迫。李保華身體一直不好，做肺氣腫手術欠下兩萬多元的債。一家6口的生活重擔全部落到孫子的肩上。孫子一直在深圳的一個工廠打工。為了省錢，他盡量少回家。據孫媳藍小麗說，結婚5年，丈夫沒有一個春節能夠回家一起過年。90多歲的羅蓮好婆婆經常斜躺在堂屋內的竹椅上發呆，老人背後的牆上，掛着她已逝丈夫李東潤70多年前的遺照。家裏人說，這幅照片在那裏已足足掛了幾十年之久。

據廣東省僑辦提供的信息，到2011年時，還有9位生活在廣東的南僑機工遺孀，年齡都在百歲左右，生活大多艱難。

豆棚閒話

●周軒諾

百年故宮隨想曲

今年是北京故宮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

我迄今去過首都三次，三次都有進故宮遊逛，因自己對中國歷史有着濃厚情意結，中學時曾經沉迷過明清兩朝歷史，更為自己能背出從努爾哈赤到溥儀12個滿清皇帝的年號而沾沾自喜，一直神往這個動工於明成祖永樂四年（1406），面世於永樂十八年（1420）的驚世傑作。那時經常翻看中國地圖，拿間尺量度北京跟香港的距離，隨即幻想自己置身古代，騎着汗血寶馬穿州過省上京師，長驅直入紫禁城養心殿冬暖閣面聖，猶如影視劇中的江湖俠客般。小時候嘛，總愛天馬行空、胡思亂想。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將領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軍閥總統」曹錕，旋即通過《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永遠廢除皇帝尊號，逼宣統皇帝即日遷出皇宮。就這樣，中國最後一個天子愛新覺羅·溥儀與末代皇后婉容、末代皇妃文繡、太監、宮女、守衛等全部被趕出皇城。1987年意大利名導貝托魯奇拍的那齣《末代皇帝》就描述馮玉祥的部下帶兵闖入皇宮時，溥儀正跟兩位妻子在太和殿外的空地上打網球。

翌年，即100年前的10月10日，北洋政府宣布故宮博物院正式掛牌成立兼對外開放，自此老百姓也能一睹過去500多年來那24位「九五之尊」才配享用的禁宮風采。

台灣也有一個故宮博物院（1965年開幕），它坐落於台北士林區，面積為北京故宮的三分之一。大書法家王羲之《蘭亭集序》的臨摹本（定武蘭亭真本卷）、《快雪時晴帖》以及「翠玉白菜」就藏在那兒。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則創立於2022年，北京故宮院長王旭東去年底到訪香港故宮館時，便曾表示北京、台北、香港三地故宮的共同使命是要保護和傳承中國人的國寶。

若果當年溥儀沒有被趕出皇宮，那這座富麗堂皇的經典建築是不是仍會被愛新覺羅氏據為己有？裏面是否仍住着皇室後裔？又溥儀一直住在禁宮的話，後來的偽滿洲國皇帝、漢奸、戰犯等污名是否便不復存在？這樣清遜帝的命運便要改寫了，說不定溥儀真有下一代，然後一直世襲，長居大內。果真如此，今人還能進入故宮一窺三大殿的真容嗎？溥儀的子孫們又會否會藉着遊客參訪皇宮的門票收入而賺得盆滿缽滿？不過，歷史就是沒有如果，發生了便改變不了。

雖然開放區域只佔百分之八十，然而不論中外遊客，一旦進入佔地15萬平方米（約5個維多利亞公園大）的故宮後，相信都會對這座鬼斧神工的建築神話嘆為觀止。據百度說，紫禁城內有8,700多間房，如果嬰兒由出生第一天算起，每天住一間房間，住畢時已屆27歲了。還有那赫赫有名的「正大光明」匾額、珍妃井、三希堂、漱芳齋、延禧宮、文淵閣、《清明上河圖》、《平復帖》、青玉雲龍紋爐……

關於故宮的，實在太多、太多。

詩情畫意

●趙素仲

從詩經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五十九 蔬食

——陸龜蒙（唐代）

陸龜蒙 蔬食
孔融不要留殘膾，
庾悅無端客子鵝。
香稻熟來秋菜嫩，
伴僧餐了聽雲和。
己亥夏日
素仲配畫

陸龜蒙，唐代詩人，字魯望，長州（今江蘇吳縣）人，長期隱居，自號江湖散人。陸龜蒙與同是唐代詩人皮日休是好友，喜歡飲酒喝茶，自置小茶園；作詩無數，多為寫飲酒、喝茶等題材，可說是富貴閒人。《蔬食》一詩，是他記錄與僧人山居飲食的樂趣。詩寫得很好，讀來暢快，特別之處是題為《蔬食》令我想起莊子說「飽食而遨遊，泛若不繫之舟」，我想，倘將「飽食」改為「蔬食」則情趣為雅致而又豪爽，更符養生之道。

我喜歡以電飯煲慢煮烹調方法來煮食，其中一味「番茄燉紅蘿蔔椰菜花」也是鮮味無比。番茄是一種需要長時間烹調才能釋出其甜品的蔬菜，而且要大量番茄煮成茄蓉才夠味。做法是將番茄去皮去籽，以兩粒蒜蓉及少許油在電飯煲內略炒，把番茄加入，下鹽、糖攪勻後，再下紅蘿蔔（切角）、椰菜花，先用大火煮滾後轉慢火燉兩小時，切記勿下水，因番茄會釋出大量水分。煮好後將其中一半取出候涼放入雪櫃，下次加水用來煮濃番茄湯。如此香濃的番茄湯可再加入三文魚或雞胸肉，即成為一鍋極品濃湯了，紅蘿蔔、椰菜花也入味而入口即融，可媲美曾文正公的食法。

詩詞偶拾

●溫 馨

母親餵了一隻鵝

母親在院子裏餵了一隻鵝
那鵝兒，白得像雲朵
母親走一步，牠走一步
有時母親走得慢了
牠還會啄母親腳後跟

每個清晨
金黃的穀粒總會從母親粗糙的手中灑落
宛如時光的碎屑，滑入生活的脈絡
母親把穀粒撒在小院中，柴垛旁
或者牆角邊
那些地方，她能瞧見時光停留的痕跡

母親彎腰抱着鵝兒
並絮絮叨叨地說着話
陽光灑在地上
母親的身影映着鵝的輪廓
她的額上，皺紋如老井旁的繩索
勒緊了生活
卻從未勒住希望的火

視頻裏，鵝兒歡快地啄食
並圍着母親轉圈，嘎嘎地大叫
看着這個場景，我就哭了
在一隻鵝的身上
我竟然看見了我小時候的身影
現在，母親70多歲了
還一個人在老家
守着一隻鵝
盼兒女歸巢

文化解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敦煌菩薩——竺法護

在敦煌，在中國佛教發展的漫長歷史進程中，有一位備受尊崇的高僧——竺法護，因其出生於敦煌，後被世人尊稱為「敦煌菩薩」。

關於竺法護的生平，文獻記載有限且存在不同版本，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命運軌跡。一種說法是，在西晉末年戰亂之後，他回到家鄉敦煌，繼續投身於翻譯佛經的偉大事業，最終在敦煌安享晚年。另一種說法則是，在戰亂中，他帶着弟子踏上離開長安走上流亡之路，抵達昆明，最終在雲貴高原的滇池湖畔病逝。

儘管其結局說法不一，但可以確定的是，竺法護出生於敦煌，8歲時便出家成為沙彌。幼年的他天賦異稟，展現出非凡的學習能力，據說一日誦經可達萬句，且過目不忘。自幼便對知識充滿渴望的他，心懷高遠志向，立志在佛教盛行的南北朝時期成為一代譯經大師。

在他成年後，中國歷史進入三國時期的曹魏階段。彼時，諸葛亮已然離世，曹操的子孫後代逐漸被司馬家族掌控，一場改朝換代的歷史大變局即將來臨。在這風雲變幻之際，竺法護西行萬里，在西域各地，潛心研習佛教語言與經典。早在敦煌生活時，他已經精通佛教教義，也對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以及道教的黃老之學有着深入的了解。

為求更深的道法學問，他也雲遊天下，拜訪各路高人，博採眾長。

當中國社會正經歷着翻天覆地的變革時，竺法護心無旁騖，潛心鑽研，憑藉深厚的學識積累，逐漸成長為一代學識淵博、精通經藏的高僧。熟悉歷史的人皆知，魏晉時代的文人雅士崇尚談玄說道，以秀骨清像為美，這一形象在敦煌壁畫中屢見不鮮。與此同時，佛教正處於中國化的進程之中，中國文化也開始逐步融入佛教思想。在此變化下，竺法護開啟了他的譯經生涯。

在從敦煌前往長安的漫長道路上，在廣袤的河西走廊之間，留下了竺法護為譯經而奔波的無數身影。當時，著名的唐三藏玄奘法師尚未誕生，其譯經事業更是在遙遠的未來。而竺法護已在這一領域先行一步，翻譯了眾多經典，對後世佛教傳播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文獻記載中，有一則故事頗為引人入勝。某時，竺法護曾隱居於深山之中，其修行之處有一清澈溪水，每日他都在此取水飲用、洗漱。一日，一位砍柴的樵夫不慎將溪水弄髒，神奇的是，山泉頃刻間便枯竭消失。面對此景，竺法護在溪邊嘆息道：「溪水既已枯竭，吾唯有離開此地，另尋安身之所了。」不料，話音剛落，乾枯的溪水竟再次潺潺流淌，清澈如初。這雖為一則傳說，卻寓意着竺法護高深的修行境界。今天在長安某處還留存着他生活的遺蹟，讓後來人憑弔懷念其對敦煌、對中國佛教文化的貢獻。

浮城誌

●葉艷霞

春天在她白髮裏扎根

老家的土牆上，薔薇又開花了。淺絳色的花瓣落在磨盤邊，恍惚間，我好像又看見母親踮着腳，把曬好的棉被往晾衣繩上搭。陽光給她的白髮鍍了層金邊，宛如春天在髮絲間抽枝發芽。

小時候總嫌母親嘮叨。天涼要加衣，放學要早點回家，吃飯不准剩飯。她總站在巷口，攥着用油紙包好的麥芽糖等我，那時只覺得她的嘮叨恰似老座鐘的滴答聲，永不停歇。直到有一天我出遠門，深夜裏接到母親的電話，聽筒裏傳來她略帶沙啞的聲音：「冷不冷？吃得慣嗎？」電話線那端窸窣的響動，分明是她慌忙裹緊外衣的聲音，我才驚覺，原來那些絮叨裏，藏着她最深的牽掛。

記憶裏的春天，母親總在菜園裏忙碌。她侍弄那些青菜豆角，彷彿呵護自己的孩子。那時的我還不懂，這片菜園就是母親的整個世界。清晨露水未乾，她就戴着草帽，彎着腰給菜苗澆水。我蹲在旁邊，看她粗糙的手掌拂過葉片，那些蔫頭耷腦的菜葉，似乎感受到她的溫柔，很快就挺直了腰板。

母親會把新摘的青菜洗淨，做成我最愛的菜糰子。咬一口，滲着陽光的暖意和泥土的清香。聽奶奶說，年輕時母親也是村裏愛美的姑娘，可自從有了我，她把所有心思都撲在這個家上，再沒穿過一件新衣裳。那些藏在箱底的碎花布，早已褪成記憶的淡黃色。

歲月悄悄爬上母親的眼角，她的背漸漸駝了，步子也慢了。但70歲的她，仍執意要下地，說「人閒着骨頭就銹了」。每次回家，總能看到她早早備好了我愛吃的菜，把我的房間收拾得一塵不染。有次生病住院，醒來時看見母親趴在床邊睡着了。她的手還緊緊握着我的手，指甲縫裏沾着深褐色的藥漬——那是她連夜在灶前熬草藥留下的痕跡。那一刻，猶如穿過薔薇架的暖陽驅散寒意，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

●春天時母親總在菜園裏忙碌。 AI繪圖

如今，我也成了母親。深夜哄孩子時，才真正體會到母親的不易。現在給母親梳頭，發現她的白髮間藏着新生的黑茬，像凍土裏鑽出的春草。原來愛，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地傳承。每當我感到疲憊，總會想起母親的笑容，那是支撐我前行的力量。

窗外的薔薇還在開花，柔嫩的花瓣隨風輕舞。母親總說：「花謝了還會再開。」她的愛，宛若這年復一年綻放的薔薇，無論歲月如何變遷，永遠溫暖如初。她用一生的時光，為我築起了一座愛的城堡。在這座城堡裏，現在輪到我為她撐起屋簷——春天永遠不會離去。